

鹰城最早的文学社：汝上莲社

◆ 尚自昌

代表风穴寺文昌盛的一个文化标志是明清时期风穴寺的“汝上莲社”，它是由风穴寺的文僧和汝州的文人共同创办的，吸引了众多的包括城外僧俗诗人唱和，大振汝州的文风，把汝州的文学创作自唐宋之后又推上了一个高峰。汝上莲社，也是鹰城最早的文学社。

“汝上”是汝州的古称

春秋时期汝州为郑国辖地，名“汝上”，意为汝水上等居地，见清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之郑国地名。《左传》记载：“楚共王十七年冬十月，诸侯伐郑。楚公子申救郑，师于汝上。”郑之后“汝上”作为汝州别称散见诗文中。唐代诗人司马扎《送进士苗归紫逻山居》有：“汝上多奇



刻有明代进士姚纶撰写的有关汝上莲社诗的嵌石，现在风穴寺大雄宝殿后墙壁中

阅读提示

汝州风穴寺是佛教圣地，是佛教天台宗七祖智者大师的祖地，五代宋初和清初两度为禅宗临济派的大本营。与中州名寺少林寺相比，风穴寺多为文人住持寺，以文的理念与外界交往和管理寺院，特别是禅宗支派临济宗四祖延沼法师驻锡风穴寺后，广召门徒、著书立说，将唐诗的格律与禅宗教义结合，通俗易懂，打破了始祖玄奘法师在河北临济寺创宗后单传和口传的规划，出现了“法席冠天下，学者自远而至”和佛书《心灯录》“临济儿孙满天下”的盛况。风穴寺的文风也为中原名寺赢得了“武少林、文风穴”的美名。



汝州风穴寺全景

山，高怀恹清境。”宋代蔡颉在汝州管理国家稻田事务，苏辙《赠蔡颉居士》有：“结茅汝上只三间，种稻城西一亩。”明代方应选任汝州知州时编一诗集，名为《汝上诗文》。清代汝州进士甄士林在道光五年（1825）编有《诗经音韵谱》五卷，书上特注：汝上甄士林撰。唐宋明清诗人用“汝上”代替汝州，足见“汝上”之名在汝州历史上的地位。

汝上莲社是僧俗文友结成的“诗社”

莲社是佛教用语，特指结社提倡念佛的组织，后结社念佛者多以此名之。风穴寺四周层峦拱环，状若莲台，故有“九龙朝风穴，莲台建古刹”之说。风穴寺的文僧居士自以为风穴寺天造的莲台，比净土宗莲池种莲更有天意。或许风穴寺的文僧和汝州的文人在探讨诗文书画时灵感闪现，建议成立一个研究诗文的组织，名叫汝上莲社，以突显汝州僧俗组织的特色，得到赞同后而定名。

汝上莲社成立于明初或更早，大雄宝殿后墙有一明代嵌石，刻有汝州姚纶的《游风穴寺》诗：“丹崖碧嶂白云遮，负日餐霞老释家。数亩石田栽芋芋，一溪春水泛桃花。天台得路仙人见，莲社招贤酒用赊。致政清时临此景，只是烂醉是生涯。”姚纶是明代成化十四年（1478）进士，于正德初年（1506）致仕，时任湖广德安府同知。姚纶死后祭汝州乡贤祠中。从姚诗中看出，莲社正在公开招贤纳士，条件是免费喝酒。说明当时莲社成立不久，或者莲社处在低谷，缺少领军人物。这是已知最早出现“莲社”名字的诗文，说明风穴寺的莲社不是僧众念佛的莲社。

“汝上莲社”完整的名字出自屈启贤《风穴续志·续禅宿·锦庵文公》，此文应为锦庵文公圆寂后建塔塔铭。和尚死后建塔纪念是有规定的，显然锦庵文公的功德和级别按寺规不够建塔的条件，是汝上莲社的成员出资，向方丈建议而促成的。

屈启贤《赠养斋和尚》诗序：“古云：上人有莲社之雅。今年夏，高足澄旭从养斋和尚来主风穴，晤对之际，喜其器宇

丰骨，不愧宗传。赋赠一律。不见古公十五年，瓣香此日有真传。论文每贯三乘义，说法源归一性天。落落烟霞追古处，棱棱气骨迈时贤。相逢一笑无言契，风穴山头数往还。”

诗序中的“莲社之雅”说的是养斋和尚的文采，而不是佛学知识。

从明清留下的诗文书画看，这个莲社很少涉及念佛的成分，更多的是地方文人的唱和。参加的人员除文僧外，主要有汝州巡道王洙，知州罗大美、方应选、王登魁、章世麟、宋名立，汝州学正李在慈，汝州致仕乡贤姚纶、滕昭，进士任枫、屈自贤等，还有汝州诗人马振垣、马超凡，著有《苍谷集》十二卷的郟县进士王尚纲，郟县诗人、乡试解元全軌，著有《汝南诗集》的寔亮，清代文学家、《歧路灯》的作者宝丰人李绿园等。高僧有行喜云峨、憨休如乾等。

汝上莲社对汝州文风的影响

汝上莲社以风穴寺为活动平台，吸引了汝州及外地的文人在此唱和，在以文章优劣取仕的封建社会，无疑对汝州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。

汝上莲社唱和作品至少用三种形式向外传播。

一是出版书籍。已知的有明代知州方应选出版的《汝上诗文》二集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中。清初进士任枫的《史勺》、《瑣记》等。憨休和尚的《憨休禅师敲空遗响》十二卷。云峨行喜《云峨喜禅师语录》两卷，收入《明嘉兴大藏经》。马振垣《卧云堂诗稿》。也有合集出版的。

二是刻石流传。风穴寺现存的石刻中，诗文占有一半的内容。大雄宝殿前有一碑，上刻明代郟县进士王尚纲于正德十年（1515）应莲社相邀赴风穴寺后撰写的《风穴赋》。大雄宝殿后墙有一块明代的嵌石，刻有汝州致仕乡贤、明代户部员外郎姚纶游风穴寺二首，汝州同知官宦重访风穴寺诗二首，汝州滕昭游风穴寺二首，陕西兴平进士、河南参政阎铎诗二首。四人的诗由姚纶于弘治壬戌（1502）秋书写，监寺清太、清静立石。



2016年春，在哲学博士李志军等人的呼吁下，汝州风穴寺景区恢复了汝上莲社

明王洙任汝州巡道期间，重视汝州文化建设，曾多次参观考察风穴寺，留下了不少有关风穴寺的诗篇。其中《游风穴寺记》和多首诗作被莲社僧众刻石流传。刻石现存中佛殿后墙上。其中题风穴寺中的代表作“若论风穴胜，应在少林前。叠嶂千树树，平桥月半川。亭新开紫阁，洞古接青天。几度登临后，楼迟白昼眠”，被广为流传，也进入风穴寺标准的导游词中。

像这样的诗刻在风穴寺还有十多处，不仅诗写得很好，而且书写者多是当时书法名家。

三是通过互相赠往来传播。沈荃（1624-1684），字寅哉，号绎堂，别号充斋，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是顺治九年（1652）探花，授编修，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、礼部侍郎，卒谥文恪。学行醇洁，书法尤有名。他工书法，宗法米芾、董其昌，是康熙年间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。

沈荃曾是康熙皇帝的书法老师，且颇有诗名，与曹尔堪、宋琬、施闰章、王士禄、王士禛、汪琬、程可则并称“海内八大家”。也称清初八大诗人，沈荃排名第三。人们评价他“诗春容安雅、盛世之音，飒飒如也”，康熙甲寅年，51岁的沈荃思念云峨和尚，特写诗从北京寄往汝州风穴寺。

沈荃的三首诗，云峨将第一首石刻嵌入中佛殿前的墙壁上。后两首诗刻在康熙五年（1666）莲社和僧人刻制的“延沼塔铭”碑的后面。三首诗均连同沈荃的落款、印章完整地刻在石上，完整地保存了沈荃书法原貌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李志军先生编纂《续汝帖》时将沈荃的后两首诗收入。

汝上莲社对风穴寺的另一贡献就是为风穴寺创建了一所学校——桂香庵，不仅为风穴寺增添了景致，也为家贫的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资金保障。

好文的汝州知州宋名立，也是汝上莲社的成员。他受汝上莲社创建桂香庵的启发，在州城儒学内创建诗宗祠，将汝州唐代诗人刘希夷，金代进士宗端修，明代诗人张维新，清代诗人吴治汇、任枫的神位敬在祠堂内，让书院学生和郡城文人祭拜，一来彰显先贤的功德，二来教育后人向先贤学习，激励自己在学业上不断奋进，从而达到振兴教育的目的。

（尚自昌供图）

犇城故地名人多

◆ 石随欣

犇城故地

“犇”这一地名之由来，有数种说法。犇城南有犇水，盖因犇城位于犇水河畔而得名。犇河位于遗址南，自西向东绕过。曾任鲁阳太守的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犇水》里写道：“犇水（沙河）又东，犇水注之。”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、伯州犁城犇、柘、郟。”《读史方輿记要》：“犇城，在鲁东南五十里，春秋时楚邑。昭公元年，楚公子围使伯州犁城犇。”周赧王四年（前678），楚攻占鲁阳，即今天的鲁山，犇城一带也一起并入楚国版图。楚王郑敖为了加强方城之外的统治，让大将伯州犁扩大犇邑面积，建成大城，作为进军中原的前沿，抵御晋、郑攻击的堡垒。控扼南通江汉平原、北达洛阳盆地的要道。自此，犇城军事地位更加凸显。

战国末年秦灭楚，置南阳郡，设犇县属之。犇县控扼洛阳至南阳大道，是南阳郡的北部门户。

神话传说

敬奉先贤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。作为这一传统的物化体现，各地都有不少为历史人物敬立的祠庙坊表。这在中原地区极为普遍。

以犇邑故地及所辐射的鲁山为例，从上古时期的尧帝，到明清时期的御史燕儒宦、副史王玺、兵政贺一孝、司理贺承芳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数千年绵延不绝。元代县尹刘毅于鲁山城内设立二贤祠，祠内敬奉唐代元氏兄弟元德秀、元结。元德秀为一代贤令、文学家、音乐家，元结则为著名文学家、军事家。仅据数本古代《鲁山县志》记载，古代鲁山有名宦祠、乡贤祠、坊表十余处，均供奉当地历史名人，彰显其节义政声等。

今张官营镇政府所在地邻近犇城，旧时建有寨垣，称张官营寨。寨内庙宇众多，有祖师庙、关帝庙、火神庙、南堂等4大古刹及山西会馆戏楼。清乾隆
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207年，刘邦受楚怀王之命西进攻秦，6月，与南阳守将战于犇东。犇东一战，刘邦手下的名将张良、曹参、樊哙都参加了，众志成城，挫败了秦军锐气，打通了经南阳，走武关，越秦岭，取咸阳的道路。刘邦犇东大获全胜，秦南阳、丹水守将皆不战而降，史称“刘邦引兵而西，无不下者”，很快完成了灭秦大业。秦汉魏晋时代，犇城一直是县治，前后达500年之久。隋唐之后逐渐衰落，其地位被古灌阳所代替。

犇城遗址，范围以小营村西北部砖瓦窑北30米往西沿犇城古城墙遗迹，经二道岗，纵长1200米左右，转折向南经前城村西再向南；东西长土岗约1000米，土岗往东即犇城南城墙。沿土岗东走过紫金城南土岗尽头，又向北直走接小营村。整个城址略呈斜矩形。329国道北500米、张官营镇前城村北150米处，尚存有古城台。古城台东西长700

米、南北宽250米，高约2米，形似一道土岗，当地百姓俗称二道岗。最高处系遗址中心地带，高出地面2.7米。高岗南部因平整土地铲去1/3，现有25000平方米保存良好，被划为重点保护区，其余为一般保护区。前城村西南隆起地带，为犇城古城墙，延伸向前城原寨墙遗址处。

从遗址断面看，耕土层以下为黄褐、灰褐、黑灰、烧土等不同土质。古城台边沟部分，有古砖瓦残片和制陶窑红土露出。遗址包含有商周、战国等不同时期的器物。根据遗址断层文化层分析，下层为仰韶晚期文化，中层为龙山早期文化，上层为商周时期文化。

1979年在该遗址上采集到石器12件，品类有石斧、石锛、石锥、石环、弹丸等。石斧通身磨光，上窄下宽，刃部呈椭圆形。最大石斧长17厘米，宽7.5厘米，厚3厘米。最小石斧长8.1厘米，宽4.9厘米，厚2.1厘米。石锛长15.3厘

米，宽3厘米，厚2.1厘米。陶片170块，还有鹿角、角骨、动物牙齿等。陶片中灰陶最多，棕色陶次之，红陶、彩陶较少，蛋壳陶极少。红陶片有黑彩纹叶纹、黑彩网格纹及素面磨光等；灰陶片中以绳纹、蓝纹居多；棕色陶片中有附加堆纹、横蓝纹；鼎腹有柱形、鸭嘴形等。夹砂陶鼎一件，口径12厘米，高8厘米；棕色平底，扁腿折沿。在前城村还发现有石墓门、空心砖、陶罐、鹿角等。

据当地群众讲，打井挖掘到地下2米处，还会发现有陶片等文化遗物。

1986年4月，犇城遗址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4年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当地人们相传，该村原名即犇村，因旧时社会动乱，兵匪横行，“犇”与“仇”同音，村里惧怕寻仇，便把犇村依历史传说改为前城村。

古犇邑，治所犇城名，在今鲁山县东南张官营镇。其核心区域大致包括前城、后城、紫金城村。犇邑统辖的地方，应该是以犇城为中心，辐射今叶县西、鲁山东、溧水南，到方城县境教乡。

犇城始建于周景王四年、楚郢敖四年（前541），秦属南阳郡，西晋属南阳国，十六国后赵属南阳郡，南朝宋废。

历史名人

鲁山历史上真实人物，元德秀、元结、燕儒宦、王玺、贺一孝、贺承芳等，或里籍在鲁山，或出任鲁山。与这些人有关的建筑，均为祠、表、坊等，绝无宗族性质的家庙。而犇城与屈原有关的祭祀场所，虽然有屈原庙、屈原亭等说法，但正统准确的说法是“屈原庙”。《后汉书·延笃传》中记述：“永康元年，延笃遭党事禁锢，卒于家。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。”这是我国正史典籍中有关屈原庙最早的记载。历代《鲁山县志》也有相关记载。犇城屈原庙迟至东汉时期已经存在，清同治年间虽已不存，然仍为人们所熟知。至于“屈原之寺碑”中“寺”的说法，我市历史文化学者杨晓宇认为：屈原亭应该是在犇城屈原庙坍塌损毁之后，当地人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爱国贤达，在几里外靠近犇城异地重建。所谓屈原亭，也就融合了佛教成分。

屈原庙所在地有两说。一说坐落在今张官营镇杨孙庄东北角的地方，现有汉代古柏，依旧郁郁葱葱，树干嶙峋，树枝遒劲，三个成人手拉手还抱不住。据村民讲，古柏即屈原庙殿前遗物，两千年来，村民世代相传，并制定村规民约，不能对柏树进行伤害。该树已经被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鲁山县政府保护起来。距屈原庙遗址不远数里，有村名叫屈庄、延庄，村里屈姓、延姓村民，都分别认屈原和延笃为祖。其情形及民风民俗，民间传说故事，均可作为《后汉书·延笃传》记载之佐证。

一说坐落在前城村，即关帝庙。出土有“屈原之寺碑”，可为佐证。

此二说各有千秋。杨孙庄以古柏及乡风占优，一度人们深信屈原庙在此，2017年，杨孙庄建立了屈原雕像，正打造以屈原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。而前城村“屈原之寺碑”出土这一铁证，似有扭转乾坤之势。虽有分歧，但前有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后有“屈原之寺碑”提供实物佐证，屈原庙就在犇城故地，是确凿的事实。由此，国内知名屈原研究专家提出“屈原故里鲁山说”，为千年古县鲁山再添亮丽文化名片。

众、延笃二人，加上屈原，已有三人。内有关帝塑像，因为关帝无以复加之地位，屈原庙最终改称“关帝庙”。直至几年前，因为屈原庙史料的挖掘和屈原之寺碑的发现，当地村民才将关帝庙复名为屈原庙。

犇城西张官营镇贾庄村扁鹊庙供奉扁鹊，马楼乡商余山药王庙供奉孙思邈等等，情况与之类似。扁鹊是一位神化、幻化或虚化的中国古代神医。山东微山出土有汉画像石，扁鹊被绘成人首雀身，一手诊脉，一手持针为人诊治疾病。《列子·汤问》记载，扁鹊为鲁公扈和赵齐婴两个性格迥异的人换心，“扁鹊饮二人毒酒，迷死三日，剖胸探心，易而置之，投以神药，即悟，如初，二人辞归”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也把扁鹊和他的老师描述成神：“扁鹊者，勃海郡郑人也，姓秦氏，名越人。少时为人舍长。舍客

长桑君过，扁鹊独奇之，常谨遇之。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。出入十馀年，乃呼扁鹊私坐，间与语曰：我有禁方，年老，故传与公，公毋泄。扁鹊曰：敬诺。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：饮是以上池之水，三十日当知物矣。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。忽然不见，殆非人也。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，视见垣一方人。以此视病，尽见五脏结，特以诊脉为名耳。为医或在齐，或在赵。在赵者名扁鹊。”

唐代睿宗或玄宗时，元结之父元延祖“爱商余多灵药”，于是寓居鲁山。商余山又名长寿山，位于鲁山县城东南马楼乡境内，以盛产灵药而闻名于世，古有“药不经商余不灵”的说法，民间传说，从商余山到灌阳街是古代药市，为“四十五里斜店街”。今商余山药王庙为改革开放后当地村民在原址上重建而成的。